

王明蓀主編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三編 第二十冊

熊廷弼與遼東經略

喻蓉蓉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古代歷史文化

研究
輯刊

三 編

王 明 蓀 主編

第 20 冊

熊廷弼與遼東經略

(1569~1625)

喻 蓉 蓉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熊廷弼與遼東經略（1569～1625）／喻蓉蓉 著——初版——台

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目 2+302 面：19×26 公分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三編：第20冊）

ISBN：978-986-254-104-3（精裝）

1.（明）熊廷弼 2.傳記 3.明代史

782.868

99001272

ISBN - 978-986-2541-04-3



古代歷史文化研究輯刊

三 編 第二十冊

ISBN：978-986-254-104-3

熊廷弼與遼東經略（1569～1625）

作 者 喻蓉蓉

主 編 王明蓀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市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0年3月

定 價 三編30冊（精裝）新台幣46,00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熊廷弼與遼東經略（1569～1625）

喻蓉蓉 著

作者簡介

喻蓉蓉，祖籍湖北省沔陽縣，出生於臺灣屏東車城鄉，幼時就讀於鳳山誠正國民學校，初中考入省立鳳山中學，高中進入臺南女中。臺灣大學歷史系學士、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中國文化大學史學博士。致力於婦女史與明末東北邊防研究。撰述《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婦女》、《熊廷弼與遼東經略》碩、博士論文，現為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自民國 78 年任教世新迄今 20 年，深知「歷史融入生活 生活印證歷史」之切要，致力於歷史教學之研究，前後舉辦 8 次歷史教學觀摩展。民國 85 年榮獲外交部推薦，赴美芝加哥進行歷史教學成果巡迴展。民國 88 年應邀赴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講授「歷史教材教法」課程，進而榮獲世新大學績優輔導教師。著有《喚起歷史的幽情——探索歷史教學新方向》一書，後經增訂充實，更名為《曲徑通幽 尋覓歷史》，書後附有學子專題報告目錄近千。開設課程包括「婦女與近代中國」、「明清生活史」、「人類與傳染病史」、「歷史探謎」、「歷史與文學」、「中國歷史與文化」等。

民國 89 年，曾於上年親率世新學子參與製作的臺北榮總 40 周年院慶特刊《歷史篇——跨越世紀 榮總 40》與《醫療篇——視病猶親 追求卓越》兩書，榮獲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收藏。民國 92 年，與時任臺北榮總兒童感染科主任、現任兒童醫學部部主任、陽明大學小兒科教授之湯仁彬醫師攜手主編《後 SARS 時代身心靈重建之路》。民國 94 年，耗時兩年半撰述完成的國史館口述歷史《臺灣免疫學拓荒者——韓紹華先生口述訪談錄》榮獲行政院優良政府出版品獎。民國 96 年，策畫主編振興復健醫學中心四十周年院慶特刊——《榮譽傳承 振興 40》，民國 98 年出任臺北榮總院史顧問與特約撰稿。

提 要

本論文以明末鎮守邊防、經略遼東而聞名於世的熊廷弼作為探討重心，除了對熊廷弼之家世、個性、與志趣加以研究之外，尤著重熊廷弼於前後兩次擔任經略時期之獨樹一幟，先後以「南顧北窺」、「三方布置策」與努爾哈赤棋逢對手，相持不下。同時又能「守中帶攻」，「穩中求進」，成為明末能與金抗衡而不可多得的傑出軍事人才。雖然其擔任「前經略」之時期，不過為一年又兩個月，卻能於極短時間之內將遼東冰消瓦解之局轉變為珠聯璧合之勢，遼東局面至此而大有起色，甚至能夠有所作為而東事可平，謂之為「明之干城」，實當之而無愧。及至袁應泰喪失遼陽、瀋陽，熊廷弼再度被起用為遼東經略之「後經略」時期，約為八個月，朝廷內部政爭、黨爭錯綜複雜、交互影響，致使熊廷弼根本無從施展其「三方布置策」，又與時任遼東巡撫的王化貞「經撫不和」，致有廣寧之失，終以「國之干城」遭遇「傳首九邊」之悲劇下場。清乾隆皇帝譽其為「明之曉軍事者，當以熊廷弼為巨擘。」推崇其折衝疆場、慷慨建議與愷切敷陳，並認為明帝若果能採用則不致敗亡，實為對熊廷弼之公允評價。

本論文計二十餘萬字，共分為九章，內容如下：第一章、緒論；第二章、明朝對遼東之經營；第三章、熊廷弼之家世及其初露頭角；第四章、江南學風之整頓及杖殺諸生之風波；第五章、首膺經略大展雄才（一）；第六章、首膺經略大展雄才（二）；第七章、東山再起與「三方布置策」；第八章、熊氏之免死及其評價；第九章、結論；文前附圖十二幅；文內附表四份；文末附有大事紀要。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二章 明代對遼東之經營	7
第一節 遼東經略與國家命脈	7
第二節 明代對遼東之經營	11
一、明朝對遼東之前期經營	13
二、明朝對遼東之中期經營	25
三、明朝對遼東之後期經營	32
第三節 女真民族之南遷及其與明代邊防之衝突	45
第三章 熊廷弼之家世及其初露頭角	53
第一節 家世背景與早期事蹟	53
一、家世背景	53
二、熊廷弼之幼年及青少年時代	56
三、早期事蹟	60
第二節 巡按遼東與籌遼弘圖	67
一、日益惡化之遼東形勢	67
二、巡按遼東	70
三、籌遼弘圖	80
第四章 江南學風之整頓及杖殺諸生之風波	93
第一節 江南學風之敗壞	93
一、明末江南之奢靡	93
二、江南學風之敗壞	96
第二節 熊氏對學風之整頓	103
一、熊氏視學江南之背景	103
二、熊氏對學風之整頓	104
第三節 杖殺諸生及其風波	129
一、杖殺諸生事件	131
第四節 退隱後之鄉居生活與致力水利事業	145
一、地方紳士與水利工程	146
二、推動修築老堤與新堤	148
第五章 首膺經略，大展雄才（一）	153
第一節 薩爾滸之役後，遼東新局勢	153
一、下詔罪己	157
二、增 兵	157
三、增 餉	158
四、嚴防京師	158
五、推薦熊廷弼	158
第二節 審時度勢，以守爲戰	160

一、分布險要，以守爲穩著	164
二、「南顧北窺」固守遼瀋	170
第三節 整頓部伍，嚴申軍紀	171
一、遏止逃風，嚴懲貪瀆	172
二、罷斥總兵，整頓風紀	173
三、精選援兵，調補將領	175
四、破格用才，起用舊將	178
五、清查教場，嚴格操兵	178
第六章 首膺經略，大展雄才（二）	181
第一節 充實糧秣，儲備戰力	181
一、虛耗	187
二、侵吞	188
第二節 邊防日固，煥然一新	190
第三節 言官論劾，掛冠而去	195
第七章 東山再起與「三方布置策」	201
第一節 熊氏復出之背景	201
第二節 「三方布置策」之內涵與其績效	211
一、遼瀋城陷後之抗金風潮	211
二、新關遼東沿海防線另一主戰場	212
三、熊廷弼「三方布置策」之內涵	217
四、毛文龍與鎮江大捷	225
五、熊廷弼「三方布置策」與毛文龍海上防線之比較	230
第三節 經撫不合與廣寧失守	234
第八章 熊氏之冤死及其評價	245
第一節 廣寧失守後之廷議	245
第二節 魏忠賢之誣陷	248
第三節 熊氏之冤死及其評價	256
第九章 結 論	265
參考書目	273
附 錄 大事紀	287
附 表	
表一：奴兒干都司轄境女真人遷徙遼東都司東寧衛簡表	49
表二：熊廷弼世系簡表	56
表三：兩直隸學政體系表	106
表四：東林黨人省籍分佈表	116
表五：明軍五次連敗記錄及其影響	161

第一章 緒 論

近三十餘年以來，明清轉接時期已成為國際漢學界研究的重點，由於歷史是「人性與環境的合流」，〔註1〕故而轉接時期的人物置身於激盪交錯的時空背景之下，尤其成為探索的焦點。

熊廷弼以明末鎮守邊防、經略遼東而聞名於世，字飛白，號芝岡，湖北江夏人，《明史》本傳謂其：「有膽知兵，善左右射，自按遼即持守邊議，至是主守禦益堅。」〔註2〕乾隆皇帝於《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亦對其有所評論：「明政之弊，起於重內輕外，闔帥即有幹材，而臺省齟齬之者，輒無所不至，其人或力圖銳入，則以開釁糾之其人；或意存持重，則以促戰困之。廷弼數言，實足盡在（朝）廷牢不可破之陋習。」「特其為人，威略不無足觀。」〔註3〕近人李光濤對熊廷弼推崇備至，認為只要明帝對其知之獨深，任之獨專，用之獨久，則遼事可平。〔註4〕韓道誠亦對其讚不絕口，認為明末遼東之失的重要關鍵，即在於昏懦之輩朋比傾軋，致使熊廷弼這樣的濟世之才，毀於讒譖而不得久任。〔註5〕孫文良則更進一步的指出，熊廷弼作為一代傑出的統帥、軍事家，卻被誣害致死，是明朝一大損失。〔註6〕以上各說無不顯示其在明末邊防史之重要

〔註1〕 天德覺舍毓老名言，余曾於此就學二十餘年，自民國62年起，迄今未曾間斷，其間多次親耳聽聞毓老如此提及，謂：「歷史是人性與環境的合流。」

〔註2〕 清·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卷二五九〈熊廷弼傳〉，頁6693。

〔註3〕 清·乾隆皇帝敕修，《御批歷代通鑑輯覽》第七冊，天德覺舍用書，丙辰九月出版，頁5185。

〔註4〕 李光濤，《熊廷弼與遼東》，〈緒言〉，收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68冊，民國65年8月出版。

〔註5〕 韓道誠，〈熊廷弼之經略遼東〉，收於《明代邊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民國57年4月出版），頁131。

〔註6〕 孫文良、李治亭、邱蓬梅，《明清戰爭史略》（瀋陽：遼寧出版社，1986年出

地位，至於其在守邊方面的獨特見解，當時雖因受到朝廷內黨爭與經撫不和之限制，並未得以貫徹施行，以致功敗垂成，然而其精心籌畫的「三方布置策」以及與努爾哈齊棋逢對手的傑出能耐，卻使乾隆皇帝譽其為「明之曉軍事者，當以熊廷弼為巨擘」，〔註7〕並進而認為熊廷弼折衝疆場，慷慨建議，與愷切敷陳，十分可敬可佩，明帝若果能採用則不致敗亡。〔註8〕

晚於熊廷弼，曾經以「寧遠大捷」威震全國的薊遼督師袁崇煥，深受梁啟超所推崇。梁啟超於其《袁督師（崇煥）傳》內曾謂袁崇煥之被害為「天下第一奇冤」，而事實上遼東經略熊廷弼的被殺在袁氏被殺之前，亦是「天下第一奇冤」；有人謂明之殺袁崇煥是「自毀長城」，而明之殺熊廷弼又何嘗不是「自毀長城」？明帝之昏庸不明導致其連連自毀長城，如此是非不明，公理不彰，朝政焉得不壞？邊防焉得不壞？國家焉得不亡？熊廷弼與袁崇煥在晚明史上先後輝映，既是忠臣義士，又是愛國英雄，千古之下猶足為後人欽敬與憑悼。

有關袁崇煥之研究，自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煥〉〔註9〕開始，迄今 90 餘年，其間「論著迭出」「約無間斷」「探討漸深」「屢出新見」，尤其是近 10 餘年以來，有關袁崇煥的研究，益發呈現活躍局面，學術成果豐碩，國際交流頻繁，並有新的突破。閻崇年在《袁崇煥研究論集》、〈袁崇煥研究十年〉一文中，提出袁崇煥研究具有下列五大特色：（一）學術論著層面深廣；（二）學術研討活動頻繁；（三）國際學術交流密切；（四）學術資料不斷開掘；（五）研究隊伍逐漸擴大。〔註10〕袁崇煥有關論著數量極多，至 1993 年為止，約有 204 篇，研究範圍甚廣，涵蓋面包括總論、傳記、政治、軍事、經濟、黨爭、斬毛、議和、死因、詩文、籍貫、家系、品格、個性、科技、對外關係、民族關係、人際關係、文物古蹟、與學術綜述等 20 多個領域。〔註11〕

相較於袁崇煥研究之百花齊放，百鳥齊鳴，熊廷弼研究則顯得沉寂而荒

版），頁 168。

〔註7〕 熊廷弼，《熊襄愍公集》，卷一〈上諭〉，清同治甲子重鐫，本祠藏版，頁 4。

〔註8〕 同註 7。

〔註9〕 梁啟超，〈袁督師傳〉，收於氏所著，《欽冰室文集》（臺北：新興書局，民國 44 年 2 月初版），卷四〈傳記類〉，頁 52～73。

〔註10〕 閻崇年，〈袁崇煥研究十年（1983～1993）〉，收於氏所著，《袁崇煥研究論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民國 83 年 5 月出版），頁 5～10。

〔註11〕 請參見前揭書，〈袁崇煥研究論著分類統計表〉，頁 6。

涼。在臺灣，有史學前輩李光濤先生所撰述《熊廷弼與遼東》一書，內容以熊廷弼巡按遼東與前、後期經略遼東時期之疏稿為主，著重於史料之忠實鈔錄。此外，韓道誠撰有〈熊廷弼之經略遼東〉一文，刊載於學生書局出版之《明代邊防》一書，內容對於熊廷弼巡按遼東與第一次經略遼東、第二次經略遼東扼要介紹。在大陸，湖北耆老余遂生先生撰有〈武昌縣熊廷弼公園序〉，刊於《荊楚文史》，對於熊廷弼生平概略簡明介紹；〔註12〕此外，余遂生老前輩又撰有〈熊氏源流序〉未刊稿，對熊氏源流有所追溯說明。〔註13〕另有陳政寬撰有〈熊廷弼生平〉未刊稿，〔註14〕均為短篇簡略介紹。孫文良、李治亭、邱蓬梅合著《明清戰爭史略》，對於熊廷弼前後兩次經略遼東之戰略及其在邊防史之地位有所分析。〔註15〕國外方面，則有日本學者城井隆志所撰〈明末地方生員層の活動と黨争に關する一試論——提學御史熊廷弼の諸生杖殺をめぐつて〉，對於熊廷弼於南直隸提學御史任內發生杖殺諸生芮永縉事件，以致於受到巡按御史荊養喬以「殺人媚人」罪名彈劾，因此聽勘回籍之來龍去脈有所探討。〔註16〕

熊廷弼研究目前乃是一個開端，仍然有廣大的園地等待有心人士去開闢耕耘，期待日後亦有涵蓋面甚廣之細密深入研究，包括總論、傳記、政治、軍事、經濟、黨爭、死因、詩文、籍貫、家系、品格、個性、科技、對外關係、民族關係、人際關係、文物古蹟、與學術綜述等領域，以進而探討熊廷弼傑出表現與悲劇命運之關係及其在邊防史之歷史地位，揭開歷史之謎底，追求歷史之真相。

本文在撰述過程之中，深深服膺史學界前輩嚴耕望先生於《治史經驗談》之中所提出之研究方法，「單刀直入，向基本材料上下細密深入功夫」，〔註17〕

〔註12〕 余遂生，〈武昌縣熊廷弼公園序〉，《荊楚文史》（湖北省文史研究，1993年2月號），總第八期，頁2。

〔註13〕 湖北鄉賢余遂生老前輩親自提供其〈熊氏源流序〉未刊稿對於熊氏之源流有扼要說明。

〔註14〕 陳政寬先生為余遂生老前輩之友人，撰有簡略之〈熊廷弼生平〉，亦由余老前輩從湖北武昌轉托至臺北而送抵筆者之手。

〔註15〕 孫文良、李治亭、邱蓬梅合著，《明清戰爭史略》，頁45～168。

〔註16〕 城井隆志，〈明末地方生員層の活動と黨争に關する一試論——提學御史熊廷弼の諸生杖殺をめぐつて〉，《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1982年3月第10號，頁75～96。

〔註17〕 嚴耕望，〈論題選擇〉，收於氏所著，《治史經驗談》（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82年6月初版第七次印刷），頁88。

因此對於熊廷弼擔任南直隸提學御史任內與東林結下不解之仇的關鍵，從《顧端文公遺書附年譜》〔註 18〕獲得清楚脈落，從年譜記載中，赫然發現熊廷弼以提學御史身分而將東林派領袖顧憲成長子顧與淳歲試置於末等，致使此年譜中謂熊廷弼「肆毒東林」，〔註 19〕而熊廷弼於《熊襄愍公集》亦自謂「所黜皆鄉紳津要子弟，而東林子弟居多，妄疑先生有意摧東林，至此禍不可解。」〔註 20〕適足以與《顧端文公遺書附年譜》相互印證。熊廷弼與東林之關係，不僅止個人之間恩恩怨怨與黨爭而已，日後更甚至影響到經略遼東之策略貫徹與熊廷弼之被冤殺，關係極為重大。

本論文著重於熊廷弼於遼東前、後兩次擔任經略時期之獨樹一幟，先後以「南顧北窺」〔註 21〕、「三方布置之策」，〔註 22〕與努爾哈齊棋逢對手，相持不下，又能於「守中帶攻」，〔註 23〕成為明末能與金相抗衡不可多得傑出軍事人才。雖然其擔任前經略之時間不過一年又兩個月（萬曆四十七年八月至萬曆四十八年九月，1619 年 8 月～1620 年 9 月），卻能於極短時間之內將遼東冰消瓦解之局轉變為珠聯璧和之勢，〔註 24〕遼東局面至此而大有起色，甚至能夠有所作為，謂之為「明之干城」，實當之而無愧。及至袁應泰喪失遼瀋而熊廷弼再度被起用為經略，此次擔任後經略之期間將近八個月（熹宗天啓元年六月至天啓二年正月，1621 年 6 月～1622 年 1 月），時間更短，復以朝廷內部政爭黨爭影響所致，熊廷弼根本無從施展其「三方布置」之策，其後復以與王化貞之經撫不和，致有廣寧之失，終致以「國之干城」而遭遇「傳首九邊」之悲劇下場。〔註 25〕熊廷弼個人之冤死固然使人憑吊不已，其意義尤在於遼東之局面不可一日無熊廷弼，歷史上能夠以一年兩個月時間而扭轉

〔註 18〕顧憲成著，《顧端文公遺書附年譜》，共計 16 冊，其中前 15 冊均為顧憲成所著之《顧端文公遺書》，而第 16 冊由顧憲成次子顧與沐記略、孫顧樞初編、曾孫顧貞觀訂補，元孫顧開陸較補，五世孫顧鍾英等較錄之《顧端文公年譜》，是極為珍貴的史料。

〔註 19〕《顧端文公年譜》譜下，頁 33。

〔註 20〕熊廷弼，〈性氣先生傳〉，收於氏所著，《熊襄愍公集》，卷八，頁 17。

〔註 21〕熊廷弼，〈催兵愈嚴虛應如敵故〉，《籌遼碩畫》，卷三十六。

〔註 22〕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北京：中華書局），卷二五九〈熊廷弼傳〉，頁 6696。

〔註 23〕熊廷弼，〈河東諸城潰陷疏〉，《熊經略集一》，卷四八〇，收於陳子龍等選輯，《明經世文編》（北京：中華書局 1962 年 6 月第一版），頁 5280。

〔註 24〕滕紹箴，《努爾哈齊評傳》（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 年出版），頁 253。

〔註 25〕清·張廷玉等修，《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傳〉，頁 6693～6698。

整個形勢者，尚不多見，而熊廷弼則是其中之佼佼者。「三方布置之策」對努爾哈齊之威脅極大，雖未能真正實施，其布局之直扼後金要害，經過努爾哈齊對廣寧之擬圖進攻，已然印證其高明中肯。韓愈在〈雜說四〉一文中曾謂，「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註 26〕熊廷弼之未能盡展所長以挽救遼東危局於經略任上，或許只能憾恨於生不逢時，未遇明主吧！

另外，個人對於嚴耕望先生所提「集中心力與時間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點』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風搶進」〔註 27〕的經驗之談更是奉為圭臬。「作『面』的研究，就是研究問題，目標要大些，範圍要廣些，也就是大題目裏面包括許多小的問題，如此研究，似慢實快，能產生大而且精的成績。」「為研究這個廣闊的問題群，自然要將這個時代的重要書籍全部看一過，始能下筆。」〔註 28〕例如嚴先生研究魏晉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裏面包括都督府建置問題、州府僚佐問題、郡縣制度問題、北魏軍鎮問題、領民酋長問題、諸部護軍問題、北周總管問題、以及其他較為次要的問題。為研究此一廣闊的問題群，嚴先生自然要將此一時代重要書籍全部看一過，始能下筆。事後估，連看書抄材料，到撰寫完成，一共大約費了三年至四年時間，仔細探討此一廣面所包含的各種問題，完成一部可觀的大書，並且對此一時代亦有全面認識。再者，嚴先生更提及「在一個大範圍內同時注意相關聯的問題群，則看書時到處發現材料，興趣自然濃厚，樂此不疲，而且看書時也就不會趕急了；若是每次只注意一小點，就不能隨時看到有用的材料，久而久之，就興趣低落，而且急於翻得快，書也就自然看得不仔細。」〔註 29〕

個人雖因能力、精力有限而未能貫徹到底，然而此一研究方法卻使個人向著目標奮鬥之際而獲益匪淺，深有折節向學，進入前人內心世界探索之樂趣。此外，個人惟期「對混亂複雜、相互矛盾的史事能夠縷分寸析，能夠化混沌為分明，並且能抓住問題的本質，其論斷紮實稱固，符合歷史的事實，

〔註 26〕韓愈，〈雜說四〉，收於闕勳吾等譯注，《古文觀止》（臺北：建宏出版社，民國 82 年 12 月初版二刷），頁 380。

〔註 27〕嚴耕望，〈原則性的治史方法〉，《治史經驗談》，頁 16～20。

〔註 28〕同註 27。

〔註 29〕同註 27。

經受得起時間和科學的考驗」〔註 30〕的境界能夠早日達到，庶幾無愧於史學研究工作。

本論文撰述期間，吾師王家儉教授耗費心力，不憚修改，甚而字斟句酌、務求妥切，栽培後學與忠於學術之精神令人永難忘懷。論文告成之後，更以熊廷弼之鮮明個性與強烈愛憎而宜於日後改寫為影視歷史劇本相期許，個人雖以教學忙碌，迄今尚未遵師囑而付諸力行，惟念茲在茲，終當奮起實踐，以不負吾師深厚期望。

家母張淑梅女士之懷抱即是指引個人走向歷史殿堂之始，家父喻心安先生為協助搜集熊廷弼之一手史料，特趁返回湖北老家之行尋求叔叔喻心邦先生全力投入，或前往圖書館影印資料，或親赴武昌熊廷弼老家拜訪熊氏後人，並承熊氏後人慨贈熊廷弼《熊襄愍公全集》未刊稿，此外，湖北鄉賢余遂生前輩親自提供其〈熊氏源流序〉未刊稿，對於熊氏源流有所說明；其於《荊楚文史》撰述之〈武昌縣廷弼公園序〉與另外親筆函提及之熊廷弼所作對聯多半以口頭流傳方式習見於民間，而地方塾師則加以傳抄，以見其才情。師長栽培，鄉賢厚愛，羣策羣力，眾志成城之下，本論文始得以告成。

〔註 30〕 韋慶遠，〈利用明清檔案進行歷史研究的體會〉，收於鄭天挺、周谷城等所著，《學史入門》（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民國 83 年 12 月初版三刷），頁 145。

第二章 明代對遼東之經營

第一節 遼東經略與國家命脈

遠在先秦時代，遼東已是中國重要邊疆地區。《史記·匈奴傳》曾經記載：「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說明戰國時期位於北方的燕國為防禦胡人入侵，已於今遼東半島與遼西走廊一帶建立最早郡級行政單位。秦統一中國以後，正式確立郡縣制，遼東、遼西二郡名稱依舊。但為增強北方國防，則重修擴築戰國時代舊長城，西起臨洮，東迄遼東，正式設立一道歷史上的國防與文化藩籬。漢代對遼東經營，大抵仍沿秦制，卻更具規模。遼東郡轄 18 縣，55,900 餘戶，軍民 272,500 餘人，轄區西起遼河，東至鴨綠江，北至開原。遼西郡轄 14 縣，72,600 餘戶，軍民 352,300 餘人，轄區以錦州為中心，東界遼河，西止灤河下游，北起昭陽，東至彰武。〔註 1〕秦漢設立遼東建置，反映漢民族站在移墾基礎上經營東北邊疆，直至近代前期，屬於農業社會的漢民族，經常與屬於半漁獵半農業社會的南通古斯部族以及與屬於游牧社會的蒙古部族全力爭取遼東地區及沿邊所謂農業中心地帶控制權，凡控制此一農業中心地帶者，即控制整個東北地區。〔註 2〕漢民族往往憑藉帝國建立後的餘威以控制此一農業中心地帶，進而延伸強大軍事實力至東西伯利亞與朝鮮半島。縱使在消極政策考量之下，亦將國防線撤回遼東

〔註 1〕稻葉岩吉，〈明代以前の満州〉，《満州發達史》（東京：日本評論社，昭和九年出版），頁 37～39。

〔註 2〕Franz Michael, "The Origin of Manchu Rule in China", *Manchuria and its people*, 頁 12～24。

中心地帶，甚至以邊牆來分隔胡漢活動空間，明代即是具體例證，足以說明遼東地區進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形勢。是故，遼東地區遠在十九世紀漢人大規模移民開發之前，已有兩千多年的漢民族經營史。趙中孚認為應把遼東視為早期移墾社會，〔註3〕筆者亦同意此一看法。在漫長的漢胡政治與軍事力量鬥爭之中，遼東所具有的雄厚經濟潛力，使遼東農業中心地帶在戰略意義上控制整個東北，漢民族與非漢民族雙方週期性力量之消長，為遼東地區文化面貌帶來多元色彩，使得遼東地區成為特殊的文化邊際社會。

沙學浚先生則早於趙中孚而提出所謂「摩擦地帶」理論，認為從遼東、遼西經過內蒙而達河西走廊及迤西之地，即長城內外廣大地區，全長 3000～4000 公里，正是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接觸地帶，彼此經常發生摩擦與衝突，故而稱為「摩擦地帶」。〔註4〕中國需要防守的北邊前線長達三、四千公里，明朝的九邊〔註5〕從嘉裕關向東至遼河，仍有 2500 公里的距離。是故無論多少兵力散佈於此一國防線上，總是備多力分；況且馬匹產量不多，常因損失而不能於短期內補充，軍隊騎術一般又不及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從北方向南侵入，乃由荒寒之地進入富暖之地，處於順勢；但中國農民由溫暖南方進入寒冷北方去抵禦異族，則為逆勢，既有生命危險，又難以適應當地水土，嚴重影響作戰士氣。此外，後方勤務運輸，實為最大難題。從長江下游至黃河下游，尚有運河以為交通；但從黃河下游至萬里長城的交通則十分不便，既無水道以資通航，又無陸運車駝之便，以致於運費昂貴，財務負擔沉重。中國必需在強盛而統一的時代，集中主要力量甚至全部力量，才有控制摩擦地帶的可能。縱然如此，畢竟耗費人力、物力、財力過鉅，導致府庫空虛，民生凋敝，進而造成內部分裂，使國家走向滅亡。

關於明代邊防與國家財政的關係，吳縉華於〈論明初建都南京與江淮財賦兼論中國史上國都遷徙與政治地理形勢的轉移〉〔註6〕一文中曾經有所探討。明代軍事重心仍在北方邊疆，過去中國幾千年來歷史發展中，外患多來

〔註3〕 趙中孚，〈清代東三省北部的開發與漢化〉，《中央研究院近史所集刊》，十五期下冊，民國 75 年 12 月，頁 1～16。

〔註4〕 沙學浚，〈南渡時代與西遷時代〉，《地理學論文集》（臺北：商務，民國 61 年），頁 95。

〔註5〕 明代北邊，東起鴨綠，西盡酒泉，綿延數千里。歷代沿邊築塞，列陣屯兵，初設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薊州三鎮，又以山西統馭固東，合稱九邊。參看包遵彭，〈導論〉，《明代邊防》，學生書局，頁 1。

〔註6〕 《政大歷史學報》第四期，民國 75 年 3 月，頁 35～36。

自北方邊疆，外患與國家興衰往往形成連環性起伏作用。元朝以北方邊疆民族統治中原，明太祖雖驅逐蒙古統治者，對於來自北方的心腹之患卻飽嘗切膚之痛，進而對於北方軍事地位之重要體會深刻。在《皇明祖訓》中，太祖曾言：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即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岫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註7〕

明自永樂時代遷都北京，促使政治重心的京師與北方軍事重心合一，甚至不惜遠離江淮財賦經濟重心。成祖因此恢復明初海運，又設陸運，史稱海陸兼運，把江淮財賦運往北方以供給需要。〔註8〕永樂十三年（1415）濬通運河，源源不斷將槽糧運至北方。〔註9〕永樂十九年（1521）成祖正式遷都至北京，以運河連繫江淮財賦地區與北方之政治、軍事中心，形成明代自永樂至崇禎兩百餘年政治及軍事重心合一，江淮成為經濟重心的南北分立地理形勢。

遼東在明朝時代為東北重鎮，負山枕海，為溝通華北與東北之咽喉，周邊幾乎盡是少數民族，又與朝鮮、日本為鄰，形勢扼要，明朝對遼東經營之經制甚詳，為歷代所無。〔註10〕山海關外，遼河兩岸，直至鴨綠江畔的廣大地區，自古即是英雄百戰之地。〔註11〕天下安危常常繫於遼野，遼野安，則天下安；遼野擾，則天下擾。因為平遼曠野一望千里，難以防守；棄之則胡虜長驅，天下變色。故而遼東成為天下必爭之地，形勢之重要，不言可喻。從明初起，統治者即已認識到遼東戰略地位的重要，詔設遼東衛指揮使司，任命劉益為指揮同知，是為明朝統治遼東之始，後來則改各地都衛為都指揮使司。〔註12〕洪武

〔註7〕《皇明祖訓》，首章，明刊本，頁5後。

〔註8〕吳緝華，〈明代的海陸兼運及運河的濬通〉，《史語所集刊》第29本，民國47年，頁721～756。

〔註9〕吳緝華，〈明代海運及運河的研究〉，《史語所專刊》之43，民國50年出版。

〔註10〕〈重刊遼東志書序〉，《遼海叢書》，第一冊，頁347。該序中提及遼東自帝舜時屬營州，迄明已達3700多年，其間或為郡縣，或為藩鎮，因革不同，大率多歸僭據而淪入夷狄之間，若以能資以控禦者則皆不若明朝經制為詳。

〔註11〕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第二冊，卷九〈州域形勢〉，頁199～203；卷三十七〈山東〉，桐華書屋校補，數文閣藏板，龍萬育刊原刻本（臺北：新興書局，民國56年6月一版），頁764～784。

〔註12〕《明太祖實錄》，卷八十三，洪武六年六月，頁398；戊戌卷一〇一，洪武八

十年（1377）罷遼陽府縣，僅保留都司衛所建制。遼東都指揮使司（簡稱遼東都司）下領 25 衛、二州，行政上屬於山東布政使司。^{〔註 13〕}除自在州、安樂州是為招撫安置女真等少數民族所設置者以外，所有 25 衛的設置均有戰略考慮，劃分為南四衛、北四衛、遼陽各衛、廣寧及其以西各衛四個軍事防衛區。自洪武四年（1371）至宣德三年（1428），耗時半個多世紀以上所逐步建立起來的 25 衛已經成為一個完整的防守體系，各衛之間的橫向關係使彼此可以就近聯絡，相互支援。弘治年間（1488～1505），董越即有所評論：

蓋其地雖北鄰朔漠，而遼海、三萬、瀋陽、鐵嶺四衛之統於開原者，足遏其冲，南枕滄溟，而金、復、海、蓋、旅順諸軍聯屬海濱者，足嚴守望，東西依鴨綠、長城為固，而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鎮壓之。復以錦、義、寧遠、前屯五衛，西翼廣寧；增遼陽、東山諸堡，以扼東建。遼東北鄰朔漠，南枕滄溟，東依鴨綠，西以長城為固，復以廣寧、遼陽各屯重兵以為鎮壓，形勢扼要，由此可見。^{〔註 14〕}

明朝自永樂遷都北京，遼東即為京師左臂，而南倭、北虜適為明代邊防之主要對象。遼東西部距離京師甚為切近，又與北虜為鄰，故而遼東境內的防守重點在於遼西。廣寧位於遼西，遼陽位於遼東，雖然遼東都司設於遼陽，然而鎮守總兵官駐於廣寧，副總兵才常駐於遼陽，足以證明明朝統治者認為廣寧的戰略地位高於遼陽。

年十月，頁 45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黃彰健於民國 51 年 5 月 18 日所撰寫之〈校印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本明實錄序〉中，簡介史語所校印工作的經過與意義，史語所校勘明實錄，與整理內閣大庫舊藏明清檔案有關，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係原始資料，可糾正官書的諱飾，而實錄係根據檔冊修成，明代檔冊多已散佚，故而《明實錄》亦成為原始資料。歷代修正史，多取材於實錄，《明實錄》是記載明代朝章國政最重要的典籍。明十三朝實錄計三千零四十五卷，正文約二萬八千餘頁，一千六百餘萬字。

〔註 13〕 明代遼東衛所建置名稱、地址，各種記載多所分歧，本註解則參考孫文良，〈明朝興亡所繫遼東之得失〉，《山根幸夫教授退休記念明代史論叢》，上卷，頁 646。明代遼東二十五衛分為：定遼中衛、定遼左衛、定遼右衛、定遼前衛、定遼後衛（以上均在今遼陽市區內）、廣寧衛、廣寧中衛、廣寧左衛、廣寧右衛（以上均在今北鎮縣城）、廣寧右屯衛、義州衛、廣寧後屯衛、廣寧中屯衛、廣寧左屯衛、寧遠衛、廣寧前屯衛、三萬衛、遼海衛、鐵嶺衛、瀋陽衛、海州衛、蓋州衛、復州衛、金州衛。二州則為自在州（今遼陽市內）、安樂州（今開原城內）。

〔註 14〕 〈重刊遼東志書序〉，《遼海叢書》第一冊（瀋陽：遼瀋書社，1985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頁 347。